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三十五

援直二

容狂直廣聽納疏

汪思

臣聞古之人君其致治者必受諫受諫者天下必治其召亂者必拒諫拒諫者天下必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湯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不修祖德智足拒諫言足飾非以其無當之材適致自焚之禍是商之天下以受諫而興以拒諫而亡此一代之明驗也唐玄宗撥亂反正姚宋韓張諸臣論諫建白靡不見用天下肥矣之言誠足傳美萬世天寳以後漸肆荒淫林甫專權仗馬有戒而禄山之亂成矣是玄宗之天下

以受諫而平以拒諫而亂此一君之明驗也其他史
冊所載無不可徵是故人君必以聽諫爲聖惡諫爲
愚治亂存亡關係不細臣嘗莊誦 太祖高皇帝人
臣竭忠成全其君與夫拾君之失撙君之過補君之
缺之言未嘗不仰嘆 聖人之德上與成湯同符也
聖子 神孫率遵 遺訓重熙累洽天下賴之至於
孝廟尤稱盛德正德年間羣邪用事忠諫阻抑天下
幾危 陛下即位之初首開言路除科道官以言爲
職亦百司庶民皆許駬陳得失莫不乘時自奮以荅
聖明望治之心 陛下聖德撝謙多所獎誘遂使正
德之亂轉爲嘉靖之隆天下臣民何其幸也當時諭

諫既多不無雷同鄙陋臣之愚忠昧實嘗過憂以爲芻蕘之言恐虞厭棄巳而仰瞻　聖德無不包容馴至改元漸不逮始或應之以汗漫或督之以言詞甚或示之以薄罰一二年間遽不相似此豈雷同鄙陋者真有以瀆　聖德歟抑其狂直峻激有以犯　天怒耶然則臣之初憂今見效矣夫忠臣非好訐其君也食其祿不可不匡其不逮也君而誠賢則曰彼食吾祿者彼非自爲也爲吾社稷臣民也彼有蔽吾聰明而誤吾國家者可誅彼有狥吾意欲而竊吾寵位者可誅彼有爲吾愛民情壽國脉正王法陳治道者則可賞者也　陛下豈未嘗如此一思乎昔唐臣陸贄

告其君曰臣之進諫有失中君之納諫無不美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然則諫而失者賢君猶當誘之以来天下之善况其諫而得者既不能用乃又從而罰之乎臣請以近事言之如東廠受民人趙紀告詞奏拏知府趙九皐科道官兩次會題正其非法　陛下乃曰趙紀所告係干人命重情又贓私數多特差官校拏解来京待解到之日朝廷自有處置你每如何又這等来說章僑會本之外復獨爭之　陛下又曰趙紀事情待一干人犯拏解来京之日問理明白朝廷自有處置這給事中如何這等

来說顯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還罰俸三箇月又日来賞罰無章　命令未善李學曾請定議條格并悉付內閣以杜私謁　陛下又日朝廷政事自有舊規這給事中如何這等来說顯是輕率妄言本當查究且饒這遭還罰俸一箇月　天怒所加朝野驚愕豈但諸臣惶懼失措凡使明目張膽欲抒愚衷論大計者亦皆望風退縮不敢復為撩蛇履虎之事矣以　陛下如此聖明而使臣下有諱言畏諫之心其為累豈淺哉況　朝廷成法謂東廠不得受狀駕帖不得出京非謂趙九皐不可提問也查得趙紀曾以前項事情兩具奏擾未嘗一言及人命贓私一

節該衙門勘破奸弊已經參看立案不許奸謀未遂
乃輒添入事情捏告東厰此亂法梗化之民所當懲
治不赦景賢不思例不應受法不應行乃輒具奏以
惑　陛下及經論劾之章更肆無理之辯遂使　陛
下反疑諸臣之言為不足聽諸臣豈不知人命至重
哉豈不知賍罪可惡哉平時內外貪酷官吏科道嘗
糾劾罷職未嘗少恕即如近日東厰管事千戶陶淳
接受宗源銀兩厰逼鄭與至死諸臣曾以告之　陛
下豈於九皐乃獨欲縱之耶　陛下於淳已明之獄
止革管事尚未遽罪何獨於九皐之未經勘實者而
致嚴如此耶臣愚以為此非　陛下本意必左右惑

之姑飾詞以相應耳又況提解問理則有司存獄之既成自合請 旨何勞 朝廷之屑屑處置也其不幾於行臣職邪至於李學曾之奏中間所論多及貴近羣情衆怒讒言競興必有以激 陛下之怒者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不然則如景賢受狀之變亂 成法不以為罪而空言建白者乃抵之罰耶是皆臣之所大惑也夫臣而狂直輕率以犯 君上者罪也臣而緘默阿順以誤 國家者亦罪也然而犯上之罪得罪於一時誤 國之罪得罪於萬世今陛下方赫斯怒詰責諸臣而臣復以狂言冒犯斧鉞豈臣之太不忌避哉亦恐得罪萬世不可以自逭耳

又況　陛下本來好諫冀克有終豈期不一二載遽
爾大相遼耶故臣愚日望　陛下改之不敢謂　陛
下畢竟如此也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臣之所以狂言不敢負賊其君之名也伏惟攷商宗
之興亡鑒玄宗之得失效　皇祖之遺訓嗣　孝廟
之芳聲俯察愚衷少加　采納并將先次會題及李
學曾章僑所論重　賜詳覽與三四大臣商議改正
收回李學曾章僑罰俸之　命更加奬誘如此則豈
特　陛下君德增盛斯實　宗社無疆之休也

弘聽納以別淑慝疏　　王時柯

臣聞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

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孔子曰君有爭臣則無過舉父有爭子不陷無禮故子從父命奚距爲孝臣從君命奚距爲貞夫能審其所以從之謂孝子貞臣矣以此觀之則臣子之於君父言之順逆命之從違孰是孰非孰孝孰貞　陛下當知所擇近日桂萼輩緣議典禮逢遘機會　聖心簡在傳陞美官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薛蕙湖廣等道監察御史陳相段續鴻臚寺右少卿胡侍上言辨解連章論劾雖不避齒君路馬之嫌實求盡臣子諫爭之職　陛下之心豈不以爲承順者之爲恭而拂逆者之爲忤諸人之見亦豈不知從之則順而有福拂之則逆而有禍誠不敢

爲身謀坐視蠧賊爲　國家蠹爾臣聞典禮雖天之敘秩而惇庸則在乎上德罪原天之命討而刑賞則主乎君寅恭之協政事之懋臣亦與有責焉此數臣者言雖過乎有激心亦諒其無他然直道難容枉道易合正言難入邪言易從此其所以　天威震怒聖衷莫回于蕚等益堅倚任之心于諸臣益致猜嫌之忿臣愚以爲　陛下猶天地父母也群臣雖有遠近親疎尊卑貴賤之不同其言雖有順逆從違可否承弼之不一而其實爲天地中之萬物父母中之嫡庶子則一也今以一議禮之故而諸人超遷群言獲罪或捕下　詔獄或左遷外任臣恐海內聞之以爲

陛下私于嬖孽之邪媚忘其嫡長之孝貞抑且乏天地包荒之量而有日月照臨之私　陛下之淺深從此可窺而桂蕚輩坐要美官安享厚禄寵遇日隆揚揚自若而群臣緣此坐罪舍其榮遇而甘僇辱自非喪心病狂何至于此而桂蕚輩肆以巧言上激　聖怒巳要忠誠之名而使臣工皆為誹謗巳畵取寵于上而使人人得罪于下巳方曳履　朝堂而使群臣遷逐外境巳叨金馬玉堂之榮而使群臣蒙械繫箠楚之辱士君子忠厚仁恕之道殆不如此就使其論為正其人非邪臣不知其何說將以自解于天下後世也就其中論之席書耻與同事蓋天理之復萌方

獻夫復膠前說實人言之有激而張璁桂蕚堅執前非大肆報復使其爲席方之唇舌二人且不屑之而其假借人言以爲巳重二人且掩避焉是又欲爲席方之唇舌而不可得者臣查得弘治年間事例文職傳奉者黜退爲民而近日蝗飛蔽天識者以蝗虫爲嘉禾之蠧亦猶憸邪爲正士之害變不虛生理之先見臣觀漢唐黨錮之禍其始也盖欲快巳之憤其後也至于亡人之國卒至其身亦有所不免此其載在史策班班可考伏望 皇上畏 上天之變守 祖宗之法 採忠直之言消朋黨之禍將薛蕙等特賜寬宥胡侍復還原職以示 優容方獻夫席書從

其辭免以　全名節張璁雖已到任桂萼患病未出
乞　勅吏部改除別職庶不違弘治年間之例而諸
人亦得齒冠裳之列　陛下欲保全諸人而諸人欲
以自全者其計不出乎此臣觸冒　威嚴無任戰慄
隕越之至

乞貸直戇近臣以昭　聖德疏　張狆

伏見頃者　聖心獨斷大禮告成多士盈庭噤不得
語而翰林院編修鄒守益修撰呂柟感激於衷各具
陳奏詞指直戇觸犯雷霆節奉　欽依鄒守益這廝
出位妄言不修本業既知忌憚又來瀆慢好生輕意
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來說呂柟這廝不

修本業累次輕率大禮已定了巧撫妄言故違前旨
好生忤慢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了来說欽
此臣等聞之子路問事君夫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禮
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竊謂楠與守益秉不欺之朴
忠職今日之侍從不識忌諱有可矜憫况之二臣者
皆以掄魁之選夙負時名當　先帝時分甘岑寂求
志林下者十有餘年幸逢　聖明龍飛相與淬礪激
昻願立于　朝以各行其所學一時正人端士動色
相賀誠見　陛下寤寐豪英登延忠讜有以昭古帝
王聖哲聰明之政成正大光明之業於億千萬年之
遠也乃兹相繼以言獲罪束縛繫繼事出不意

耳目夫之二臣者苟以顧望畏懊陷　陛下于有過
之地則在　聖明自有應奏不奏之律其誰敢議之
而顧以其有指訐之私刺譏之迹必置於理不少假
借此固臣等之所未解也夫諫鼓之置謗木之立葑
菲之采蒭蕘之詢古之帝王尚欲取一得于千慮之
餘求無過于有過之內而　陛下特以二臣之言若
而難入有此舉動就使其言麤疎無取引喻失宜未
能盡當　聖心此在　陛下聽不聽之間也而何必
深罪之也耶之二臣者非不知諸司百職各有分守
但以事體所誤關係匪輕所司既知其不可而未能
盡言臺諫時或有言而未能盡徹　九天之聽用此

越職冐昧不敢愛身自古戇直之臣以言得罪皆足以爲　盛德之累故英君誼辟往往含垢納汚以示包容彼非不能強愎自遂特所惜者後世之名耳陛下御極之初大開言路天下翹首跂足思見　祖宗堯舜之世而比日以來數罪言者有志之士人懷疑懼　陛下以泥沙視今日之人材不甚惜此所謂以有限之士而恣無已之誅臣等恐傳之天下垂之史冊將謂　陛下塗耳目之聰虧清明之治索忠義之氣孕危亂之胎在此舉矣伏望　皇上大恢聖度少霽　天威念狂直之無他思壅塞之可畏特將呂柟鄒守益二臣　俯賜矜宥仍令以原職從事則

聖德廣大　聖政光明有以媲美堯舜而追配　祖宗此臣等之願也　宗社無疆之慶也

應詔陳言以弭災變疏　周天佐

臣竊惟　陛下以　宗廟災變痛自修省凡政事闕失許各衙門條陳且欲務關　國體民瘼不許泛濫彌文虛應故事仰見　皇上畏天之誠求言之切治道更新之會轉災為祥之機也大小臣工孰不感惕思效其愚乃今闕政猶有在而忠言未盡聞此何故與實以　聖明采察之度未弘而臣下畏望之心猶存也盖示人以言未若示人以政求言之切乃示人以言耳而御史楊爵之獄未釋是未示人以政也臣

時即欲昌飾 上陳但聞 詔書且下意曠蕩之恩必首及楊爵今復不蒙 恩宥臣展轉思之心實未安况 明旨既許條陳苟有所見寧忍終默 國家置言官以言為職楊爵所言之事豈逃 睿見惟以過直犯怒誠可矜察而爵今在獄中已經數月且聖怒之下一則曰小人一則曰囚犯以盡言極諫為小人則為緘默逢迎之君子不難也以奉職納忠為囚犯又孰不能為容悦寡過之臣哉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人君一喜一怒上帝臨之 陛下試一思焉其所以怒爵而罪之者果合於天心否耶昔人有為雷霆之所摧折萬鈞之所覆壓者爵既遭矣身

非木石命且不測萬一先朝露而殞是使諍臣飲恨
直士寒心楊爵一身之利害不足深惜而所關係
聖德之損益不細也方今　陛下恭默思道畏天勤
政　聖心洞然臣願察爵之疏原爵之心特　錫釋
放仍乞明示嘉納不吝採行旌爵之忠讜以風天下
之直則　聖德如天地之廣如日月之明由此而天
意不回未之有也

開言路以圖新政疏　王官

臣讀近日　朝報該給事中李學曾章僑主事林應
驄為建言回話事奏奉　聖旨各罰俸有差臣反覆
思惟不勝驚懼切謂李學曾等所言俱剴切忠直其

於　新政深有裨補在　陛下當欣然嘉納以奬言者而乃罰俸罪責為阻塞言路計耶臣聞人君之治天下以用言為先故人言之用不用言路之通塞係關言路之通不通天下之治忽所繫歷稽前代明有徵驗不敢備述臣請畧舉我　朝之治耳目所及見聞者為　陛下陳之昔我　孝宗在位時御經筵勤學好問退朝之暇延訪儒碩咨諏治理至於臺諫及諸臣言議罔不嘉納而俯從之故其十有八年之間令出唯行信賞必罰海內晏然軍民樂業及其往也天下至今猶思之慕之而尚冀其復出也此無他所言故也其後　武宗繼立好尚武畧不御經筵退朝

之暇惟異類邪術之人雜侍左右日與狎昵晝夜領

領外事巡遊極諫忠言扞格不入故其十有六年之

間政出多門賞僭刑濫海內騷然幾致大亂及其徃

也天下至今猶恐之怨之而惟恐後之繼今者復若

是也此無他不用言故也夫同此天下一德之間而

忽懸異祇在人言之用不用焉關係良不小矣伏想

陛下毓德藩邸之時已嘗知之方其　入繼大統天

下臣民之所仰望于　陛下者不但直如　孝宗而

已蓋將以堯舜禹湯文武而深望之也今纔二年耳

詔令不信刑罰不中名雖嘉靖之維新實多正德之

遺弊一時中外之臣咸懷忠良因事獻納各圖報稱

豈意 陛下以忠為妄以諫為擾以臣下養廉之資為 朝廷罰贖之具一至此乎臣恐天下之事其所由來有漸者其幾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于細微而非常人之所預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聖人于幾則兢業以圖之今日之罰俸雖小然無已則將箝忠良之口壞耳目之司必有禍患之來奔潰決發而不可收拾者其幾甚大也 陛下於此將欲為 孝宗耶為 武宗耶將欲安天下耶危天下耶為 孝宗以安天下則臣民安而 陛下亦安矣為 武宗以危天下則臣民危而 陛下亦危矣夫豈泥然身外之事不切

於已者　陛下可不早見而預防之哉伏望　陛下將李學曾等特　賜優容收回罰俸之　命於其所言事理一一聽用行令益恭厥職勿替初心仍將嘉靖二年以來大小臣工奏章通行查出　燕閒詳覽如欲　陛下時　御經筵日近元老者其言可用也必用之如欲　陛下讀大學衍義溫習講章者其言可用也必用之如欲　陛下停齋醮慎近習遠聲色重刑賞者其言可用也必用之以至一事之建白一政之匡救一　命令之封駁務必考究可否採擇施行用集衆人之長以成一人之治庶乎慎終如始鑒武宗之愆成　孝宗之美中興之道無踰於此不然

則權移左右害及臣工深成欺罔之奸重致敗亂之禍其去正德之世無幾矣又何以　新政為哉臣愚犬馬懷私不容緘默用是昧死冒瀆伏乞　陛下試垂聽焉

乞遵成憲保全諫官疏　鄭一鵬

臣聞古今稱人君納諫為盛德為難事非諫之難從也自古諫者言不切直則不能動人主切直之言常至苦口逆耳而心實忠愛此聖主所樂聞君子小人所恃以進退天下所倚以安危治亂之機也夫舜大聖人也成王大賢也丹朱商受大惡也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好慢遊作傲虐周公戒成王無若商王受

沉湎酗于酒德自常情觀之悖慢孰甚焉而舜成王樂受之不以為嫌唐虞成周之治萬代莫及豈非納諫之美哉至於周昌以桀紂比漢高帝賈生以亡秦喻漢文帝汲黯諫武帝內多慾外施仁義群臣皆為黯懼武帝稱其為社稷之臣此三君者不惟不罪諫臣且曲加奬勵不如是不足以来天下之直言也洪惟我　祖宗以納諫為家法　太祖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　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者爾等宜直言無隱又　顧翰林學士曰敢言之臣難得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憂不治是我　祖宗固以言責諫官也　仁宗

諭楊士竒曰近日覺群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輙封
章進来朕每聞群臣言未嘗不反覆思之或吾言有
過未嘗不悔則當時諫官之言皆蒙容納也他如給
事中柯暹御史何忠言事訐直尚書李慶請罪之
太宗曰敬天故求直言朕正欲聞過爾請罪之是欲
朕爲何如主太理寺少卿弋謙言事煩瑣免其　朝
条自是言事者少　仁宗召楊士竒曰朕非怒謙言
事但其言有過當者爾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遂
命士竒書　勑引過命謙如舊　朝条令百官言事
無以謙爲戒則當時諫官言事雖訐直煩瑣者不加
罪也凡　朝政有缺大臣有不公不法者科道于奏

事時當　陛面劾土木之難給事中王竑面劾群奸
至手擊錦衣衛指揮使馬順以死則當時諫官皆得
面劾也故當時　朝廷無缺失之政臣下多謇諤之
風以開億萬年之業端在于此洪惟　陛下臨御以
來兢業思治寤寐求言臺諫章疏一一採納士無賢
不肖咸思竭忠悃以為千萬載一時也比來勵精之
勤頗衰于往昔聽納之美少渝於初志近給事中鄭
繼曾以言事忤慢致蒙　皇上赫然震怒下之詔獄
繼復調外任夫繼曾信有罪矣不過欲　陛下慎重
綸音以示天下以傳來裔以觀四夷使天下後世四
夷稱為堯舜主斯我　祖宗所樂聞在　陛下新政

之初樂受而舉行之者也柰何反怒而罪之耶夫忠義正直之氣數百餘年培之而不足一旦壞之而有餘在 先朝逆瑾寧彬用事內外𣪍惑諫官言事一切搆以奇禍遂使諫諍路沮姦佞秉權天下幾乎大敗而不可爲仰賴 陛下改絃更化表忠納諫士君子之氣爲之一振夫何不一二年而復蹈之邪且繼曾所以感觸諱忌者以 聖德容納所致耳若加之以罪其誰不愛身重祿縱有大奸大惡如逆瑾寧彬輩誰敢爲 陛下盡言以身試不測之禍哉縱言之彼將恣肆無忌 朝廷設諫諍耳目之臣顧如此國家何賴焉且今士大夫苟有一善可稱皆思自愛

惜保全恐虧今闕以　陛下之孜孜求諫固可以躋
舜禹配　祖宗天下四夷稱頌未已乃今以言語之
失罪諫諍之臣無迺為　聖德累耶今天下郡國災
傷者十居八九江淮之民父子兄弟相食操耰鋤棘
挺而起者州邑相望桃李冬華氷霜夏隕山谷崩墜
天鼓鳴震白氣晝見雷電失時地震于元旦之日南
直隷以達於河南浙江陝西等處不期同日臣歷觀
史傳未有災異若此而天下無變者也　陛下於此
之時正宜下　詔求言上下交修猶恐天未悔禍而
大臣以讒間逐小臣以言語罪以此銷天變而召和
氣臣未之聞也且近來臺諫言事比嘉靖初年十少

七八矣　陛下前此初未嘗以言罪之也特以聽納少倦或避忌而不敢盡今繼曾若復補外誠恐群臣以為　陛下真有厭棄言官之意將相率緘默則言路從此沮塞姦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安危未可知也伏願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民窮之可惜思忠義正直之氣養之難而傾之易將繼曾收回成命俾照舊供職以為進言者勸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罪諫官訐直者容之狂妄者恕之以作其剛毅果敢之氣默銷其懦弱不振之風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自可以合德　祖宗齊美虞周實　社稷無疆之休臣不勝惓惓之至

宥狂直以光聖德疏　　韓楷

臣聞人君以用言爲明人臣以進言爲忠用言者不當計其言之遜逆進言者不當計其身之利害皆惟其理之所在何如耳矧言官職司獻替義存舉正言及　乘輿　天子動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法固使之然也豈得謂之沽直近名而必欲其喔咿脂韋以自媚耶歷觀古之帝王未始不以求言爲先務後之英君誼辟乘時有爲而其間言路之通塞治道之否泰未始不相關焉　陛下升潛勵精圖治虛襟受言海內欣然庶幾復見帝王之盛而行之未久持之靡堅一二年來頓不如初頃者給事中鄧繼曾上言

綸音當審　陛下罪以輕率忤慢竟繫　詔獄未蒙釋放夫一繼曾不足惜也第　國體所關爲可深惜耳蕪之衆庸愚頑未易戶曉一經聽聞轉相驚愕必謂清明之　朝且諱言矣　聖明之君且拒諫矣流傳四方關係非細況夫災變日報　天怒方殷盜賊肆行民窮日甚此正下　詔求言之際豈可反以言爲罪哉臣切聞之人君之度天寬地容人君之德海涵春育今宥一繼曾於　聖德未必有損罪一繼曾於　聖德未必有光何也繼曾以言爲職者也而以言獲罪於繼曾何負焉使　陛下始言下之獄矣而終釋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　陛下之所以優容

直言也如此　陛下之不牽制於近習之私愛也如
此天下之頌　聖明者皆集於　陛下矣如此而謂
於　聖德有損不謂之欺罔臣愚未之信也使　陛
下始爲下之獄矣而竟罪之則天下之人必將皆曰
繼曾以言職獲罪也如此繼曾無負於　朝廷而
朝廷竟不之察也如此天下之頌忠藎者皆集於繼
曾矣如此而謂於　聖德有光不謂之欺罔臣愚未
之信也況天下惟中才最多故古之帝王常矜容愚
狂以作士氣若謇謇諤諤者不蒙甄錄而悃悃款款
者竟見摧折將相顧驚駭卒爲誕謾諍臣噤口直士
咋舌　陛下將誰與共理耶此風一長救俗競成求

疵索瘢無所底極刑獄寔繁法網太密甚傷清議大鬱輿情豈所以望於治世者耶亦豈所以望於　陛下者耶臣與繼曾並列言官知繼曾之當進言而不當以言為諱知　朝廷之當用言而不當以言為罪耳他固非所恤也惟　陛下留神省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矣

宥狂直以開言路疏　　黃仁山

臣等近聞兵科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觸犯忌諱致蒙　陛下下之錦衣衛獄夫繼曾之言寧過當誠為有罪矣而　詔旨太峻譴責太嚴驚駭物聽不亦為已甚乎恭惟　陛下御極之初開廣聰明大闢言路

雖有拂意逆耳詆訐狂妄之言尚能　虛心以聽俯
就延納其時天下之人歌詠頌歎以爲古之聖帝明
王亦不過此是以　先朝之積弊大害一旦悉舉而
更張之而天下帖然以無事夫何未及二年之久而
陛下聽諫之美漸不克終前旣怒劉㝡之言而深斥
之矣茲復怒繼曾之言而繫之獄焉臣等深惜　聖
明在上而乃有此舉動也繼曾身在言責有所見而
未安於心者不得不以上　聞以效一時之愚　陛
下不以其言爲然猶當寬大含容未宜遽棄今乃囚
之於幽禁之中苦之以桎梏之慘若將有大辟重辜
而不可少恕焉者不識　陛下何忍於繼曾如是哉

臣等逆知非　聖意也盖恐欲竊政弄權之人假此以激怒　陛下或摘其剴切之辭而目之曰此乃彰聖上之過也或指其狂直之語而名之曰此乃譏詔旨之非也凡可詆毀無所不至　陛下不察赫然震怒而墮其計中耳殊不知近侍之威權既重則陛下之耳目自壅臣等恐忠直由此而解體臺諫由此而咋舌目覩時弊口不敢言將來　主上之過失孰從而規之　朝廷之疵繆孰從而舉之臣下之奸邪海內之休戚孰從而指陳之假使其時或有弄權蠹政荼毒海內如劉瑾假寵納賂濁亂朝政如錢寧江彬諸人　陛下何由一一知耶况今天下災異疊

見東南之死殍成丘盜賊之生發不常人民之艱難已極　陛下視今日為治耶為不治耶正宜重軫淵衷思圖治理豈宜輙罪諫臣自生蒙蔽伏望　皇上廓日月之明大乾坤之量思　祖宗建立臺諫之意　赦繼曾狂妄之愆復繼曾原任之職以開諫諍之門以作骨鯁之氣使天下知　聖明之世決不以言罪人尤望自今已後凡有奏章必付閣下票　旨詳議而行務使事體歸一如此庶幾納忠之人猶有效忠之願破奸謀於欲肆激忠義於將靡　社稷之福多矣非特臣等之幸也

宥狂直以安　宗社疏　　葛鳴

臣惟大臣進退繫天下之安危忠諫從違關　朝廷之理亂故自古至今未有不以受言而興任人而治者也頃者大學士楊廷和以道事　陛下至于不可再瀆引辭　陛下輙准致仕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忤　旨　陛下怒而下之獄一則輕放大臣果于不任股肱一則罪建言官顯示自塗耳目臣以為此天下治忽之機　乾坤轉移之漸所繫至不小也　陛下若以廷和為衰老可去則　國無老成人古所甚惜況堂堂　天朝耆舊不滿十數人　祖宗儲養四五十年以遺　陛下者忍令一旦棄之邪若以廷和為執拗則古人在中書有封還詞頭者有對使者引

燭焚手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者其君未嘗以為執拗而當時致治之盛至今可考也廷和不撰織造　勅書乃為　陛下社稷謀非狥其欲而身是圖者　陛下何不鑒其忠而乃厭其執拗耶若以廷和議禮不能仰承　陛下之孝思則其所議于古未嘗無考據于事未嘗無兩全非如造妖捏怪之徒駕邪說以熒惑　聖聽者至如功在　社稷則　睿旨亦嘗許之矣胡廼以萋菲之言而遽聽其引去邪傳說之告高宗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繼曾所言所謂逆于心者　陛下若矜其狂而求諸道未始無益也今以其言詞之忤

慢不惟不聽又從而罪之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
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似不如此假使繼曾所言悉
為過當　陛下亦當念其官以諫名理宜廷爭于以
少霽　天威用存國體以倡言者之風可也不然則
隨行結舌亦將焉用彼為矧其言若有可取　陛下
乃加之以徽纆臣恐將來人懷覆車諍臣杜口天下
事不知何所底極也方今山崩水湧雷震天鳴或白
氣亘空或五星聚室至正旦地震徧滿寰中根本之
區災異尤甚內而列郡人相食外而邊境乏軍儲此
皆　社稷之憂天之所以警戒　陛下者至矣臣無
一讀報不覺涕泗交零　陛下深居　法宮之中不

知曾一言及否也今流民嘯聚爲賊巳漸不可撲滅
各邊夷狄亦聞窺伺萬一長驅深入以戰則多疲兵
以守則多餓殍當此之際何以支持計今正宜任股
肱以資啓沃之方廣耳目以決壅蔽之患豈可引去
者聽其去進言者罪其狂哉伏望　皇上仰思　天
命之難諶　俯念四方之多故收回廷和致仕　成
命使之展布四體益竭忠謀左右大猷股肱王室將
繼曾速　賜赦出以旌直臣從此日坐便殿召廷和
輩數人與之揚確政事清心寡慾端本澄源一意更
新追惟過誤公好惡以登材俊抑偏聽以杜私門罷
傳乞以重　王章節浮費以養材力振敢言之氣用

廣聰明停織造之官培植邦本如是而　天變不消
天下不治者臣未之信也若以臣言妄誕棄而不錄
臣恐將来多事方勞　聖慮豈臣所能預言亦豈臣
所忍預言哉伏望　陛下省納臣言必見之施行臣
不勝幸甚　宗社不勝幸甚

宥言官以存國體疏　梁世驃

臣等竊聞人君以兼聽廣納為明以藏疾匿瑕為量
明無不照則邪佞不敢奸量足有容則讜言日益進
是故逆耳之言明主之所亟求而直言不聞識治者
至以為甚於災變之可畏也近該給事中鄧繼曾以
應言不開於內閣而建言遂失之疎狂儻非涉之於

疑則必聞之有誤要之忠直之過也　陛下責之太
慢誠是也下之　詔獄得無太甚矣乎臣等聞之既
驚且駭將信而疑以為　陛下即位之初既詔科道
官照舊言事矣今茲舉也無乃　聖意之少違耶臣
等竊惟國家之治否由言路之通塞體勢所在關係
匪輕自古視人國者每先之此固　陛下之所洞鑒
者也夫繼曾之所論建其中詳悉固未及知觀其大
意以王言為重耳臣等敢以為本無邪心也非為身
家謀也在昔商書說命有曰王言惟作命記曰王言
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蓋言所係之重
且大也如其善而莫之違則一言有興邦之利如或

未善而莫之違則其害又可勝道哉繼曾之心疑有見於此又以身為言官職專封駁言不激切不足以動　陛下之聽用勤效忠之益遂為納約之規是誠可罪也原其情誠非為身家謀也實本無邪心也罪亦可恕也況夫古先哲王每以為聰明有限治亂靡常從諫者昌自用則小於是乎植旌置鼓立木垂鞀以求夫諫矣慮其不諫也於是乎假之以容色喻之以德音又恐其言之不直也又於是乎有金帛之賜衣馬之賜惟欲必聞其過而後已以至於言之難受者則每置諸包荒之中事之所無者亦必以為先害之戒固未嘗厭薄言路而罪之也古之諫官言及乘

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又未嘗以言受責也故唐臣陸贄進言于其君曰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狂表我之能恕今繼曾之言直矣狂矣能恕能賢乃　陛下之美德今茲罪之得無少損矣乎且我　祖宗以來設官分職獨專以言責寄之科道百餘年來扶持紀綱悚懼奸邪多有賴之未聞以進言而下獄者惟正德年間乃始有此其時其事鑒戒顯然　陛下之親燭也豈以為盛德事耶今一繼曾固不足惜所惜者　國體之所係治否之所關耳蓋人情畏懦者衆剛直者稀自茲以往事若有大於此而難言者誰為　陛下言之哉夫天下事至於人不

敢言則國事之可畏者至矣言之誠可於邑況今災
異頻仍饑饉又甚天見變則五星聚於營室地見變
則震動聞於四方人心危則盜賊充斥於各省尤可
傷者鳳廬江北父忍食其子夫忍食其妻道無完骸
野無生意此仁人之所不忍道也　陛下正宜大下
哀痛之　詔廣求消弭之方不憚於省躬不難於聞
過庶幾上答　天意下回民生甚不宜以言爲諱而
況可置之於法也哉傳曰主聖則臣直又曰唯明主
可以理奪在昔諠王或聞諫而怒後悔怒而賞之書
之史冊後世以爲美談如蒙乞霽　天威將繼曾出
之獄而薄其責恕其罪而復其官用以嘉夫忠直因

以勵夫將來則 陛下納諫之美名容受之盛德治
光前軼後垂世亘光而休明之治此其基之矣臣無
任懇切之至

廣至明大英斷以昭盛德疏　　謝汝儀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明亦莫大於斷通者邸報傳
布海隅竊聞給事中衛道御史丘養浩以言忤 旨
陛下尋用諫者之言復其官天下鼓舞翕然稱 陛
下之至明太監崔文罔上專權 陛下一察其奸即
賜罷黜天下鼓舞翕然稱 陛下之英斷雖古之聖
帝明王從諫弗咈去讒弗疑與三代以下英君誼辟
聞善如轉圜不為佞人所惑者何以過此真足以配

休百王垂光萬代也臣又聞御史張袞因春時和欲
陛下憲天行道乞將因議禮充軍爲民降調諭德等
官豐熙等量加放還錄用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
中外欣然翹望再造之　恩旣而奉　聖旨曰罷豈
聖心尚疑於孝道有妨不無芥蔕於中邪書曰后從
諫則聖中庸論舜之大孝則曰德爲聖人盖帝王盛
節莫過於此尊親要道惟斯爲極孝固在此不在彼
也豐熙等學識偏隘不能上承　聖意罪固狂愚也
陛下震之以雷霆之威放之謫之已足示罰歷之以
歲月之久慮之危之其悔已深從而宥之當有可覬
請者雖頻未蒙　俞允今日正　陛下當憐恤之[illegible]

也何者伏　闕諸臣傷于急迫因籍物故為類頗多
已非盛世之事矣今死者不可復生幸而存者尚賴
回春之舉臣愚以為　陛下之聰明仁恕諸臣之在
竄逐者終當仰被休光但恐鬱鬱於行伍卒徒之中
依依於下寮編氓之內今歲無一人焉明歲無一人
焉歲月既深易損易失人才難得成就之難而廢棄
之易　陛下他日縱憐而用之亦何及乎在諸臣萬
死固甘於　陛下聖德不無有損張袞之言所當急
從也臣又聞御史喬祺極論內使谷大用不當取回
康陵司香欲　陛下防微杜漸收回　成命奉　聖
旨該衙門知道中外駭愕延竚追奪之　命日久未

見舉行豈左右者爲之先容　聖心不無眷戀於中耶易曰履霜堅冰至姤之初六則曰羸豕孚蹢躅蓋履霜之微而知堅冰之漸因豕之羸而逆蹢躅之孚皆喻君子之于小人貴防其漸也谷大用之罪惡重大皆莫逃於　睿鑑不假臣言也　登極之初執而付之法司真足爲曠世之舉而　聖恩浩蕩竟宥其誅已不足以洩神人之忿一旦無故從而用之禍機所伏誠爲不測今日正　陛下當急防之時也何者往歲起用王堂天壽山守備臣嘗抗疏論之未蒙施行未幾王堂且守備南京矣今去王堂守備歲月曾幾何時復有谷大用之　命臣愚以爲　陛下之聖

神文武左右者欲顯用好惡固有所憚而不敢惟其鑽刺甚緣甚秘而援引招置甚巧今歲用一人焉明歲用一人焉　萬幾之煩豈暇畢照一墮其計根據將日深威福將日移　陛下他日縱毅然去之不亦晚乎　先帝已誤　陛下豈宜再誤喬祺之言所當亟行也夫日月惟至明故其照臨之所及不以遠而弗及天地惟至健故時乎秋冬肅殺之氣斷斷而不移伏望　陛下不以遐遺推廣原復衛道丘養浩之心將充軍豐應余寬等爲民張漢卿郭柟等謫官呂柟等慨然召還一體叙復寬免不以遐泄充大罷黜崔文之斷將王堂一體黜退谷大用發回　孝陵司

香另選内臣中謹厚者以充任使則　陛下之至明
與日月同照　陛下之英斷與天地同流不特前二
事爲天下鼓舞懽忻翕然稱誦而已也臣過蒙任使
遠在萬里犬馬微誠昧死上于　天聽不勝隕越悚
懼之至

宥言官以弘化理疏　　程啓充

先任給事中楊言題稱王邦奇奏告不實事件節奉
欽依楊言輕率妄言對品調外任欽此續該吏部擬
除外伏念國家之患莫大于壅蔽人臣之罪莫重于
依違壅蔽則忠言遠而是非不明依違則觀望多而
紀綱廢壞古之聖王深爲此懼于是立敢諫之鼓設

進善之旌復置言師以言為職不匡之墨國有常刑古稱從諫如流又曰從諫弗咈三代而下此道漸衰以順旨為納忠以諫諍為揚惡小人巧于揣度其言委曲逢迎君子期于責難其辭忠鯁剴切時之治亂亦係于茲　陛下宵旰憂勤勵精圖治往者給事中衛道御史立養浩魏有本曾存仁相繼以言獲罪

聖恩通賜保全葢　天地之德原本好生故雷霆之威終期開霽優容收錄並無遐遺可見　聖德含弘光被萬有邇者王邦奇流言動衆大肆猖狂　陛下勅付外廷多官鞫訊群臣悚惕莫敢出聲揚言冒昧上陳似為不知避忌其區區之心實欲因言以盡其

職也因事以效其忠也臣等皆以不言爲羞楊言顧以敢言獲罪下同輿皁備受嚴刑情既不申復斥外任此等用舍何以勵臣工示天下哉况其官爲給事以言爲職叅與會問之末初無出位之嫌縱使言有過激不猶愈于不言者乎狂悖輕率不猶愈于觀望者乎今使不言者守官觀望者任使而敢言者出之外任恐非　陛下求治之初心也若使人各以言爲諱禍幾病蠱誰則發之舜之好問好察不以芻蕘而或遺禹聞善言則拜固嘗屈已以求諫誠知夫進言之難而導之使言也故曰國將興賞諫又曰君仁則臣直又曰主聖則臣直有如臣言　陛下仁且聖矣

貰而復之國家之興不在是乎伏望　皇上念　祖宗設官之意宥狂瞽逆耳之愚痛懲壅蔽依違將楊言復還原職庶幾聽言之知使過之仁圖治之勇三者備焉所得多矣

宥言官以廣　聖德疏　　沈漢

近該試監察御史魏有本題爲明用舍以肅軍政以安邊陲事奉　聖旨馬永出位妄言欲爲逆臣奏請䘏典朝廷已從寛發落魏有本這廝如何又行論救輒來奏擾好生狂妄不識事體難居憲職着對品調外任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聞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此先正之格言而實後世爲人臣者之

龜鑑也馬永武臣也身爲上將手握重兵折衝禦侮
戰衆安邊其職業也顧不務此而出位妄言　陛下
罪之誠是矣而魏有本復爲之論救者豈以永之職
爲當言耶又豈以永之所言爲是耶蓋以永之在邊
智勇過人韜畧出衆士卒感其惠外夷畏其威寔
陛下干城之將也其爲陸完奏乞卹典所言雖非然
陸完已死矣子孫已微矣聲勢無所可托富貴無所
可求其心猶可亮耳昔齊威王使章子爲將以應秦
師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齊王不應後章子大敗秦
師左右曰王何以知章子之不叛矣曰章子爲人子
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而欺生君哉魏有本之意以

永不過受知於陸完尚思圖報於既死之後不忍負之又况荷 陛下生成之恩覆幬之德其圖報稱於國家者又當何如耶故有本畧其言而取其意録其功而悲其罪是以爲之論救耳今 陛下遽斥逐之不已過乎夫有本諫官也非馬永將官之比也官以諫爲名則天下之得失利病皆得而言之其言是固當從之其言非亦當容之何者以諫官之職在於此也 陛下責馬永出位妄言而有本之所言則非爲出位 陛下責馬永不修本等職業而有本之建言正修其職業今 陛下於有本之言不惟不聽之又從而尤之則非 祖宗建官之本意亦非 陛下用

有本之初心似與近日責馬永之　明旨不合也漢
唐令主一遇天災必求直言敢諫以明　朝政闕失
令　陛下上法高宗遠媲堯舜近因四方奏報災異
詔令臣工同加修省其有利弊興革事宜還會官議
擬來看即是　聖帝明王克謹天戒之盛心也顧方
求言而罪人言是徒有求言之名而無求言之實臣
恐天下皆以言為諱杜諍臣之口塞諫者之心甚非
國家之福也以是而欲弭灾致祥胡可得乎伏望
皇上恕狂瞽之言開進言之路少霽　天威收回
成命　勑下吏部復還魏有本原職使之照舊供事
倘以時方試職輕率遽言或量加罰俸以薄示懲戒

則　陛下無拒諫之失而益廣從諫之量盛德無疆
令名永世矣天下幸甚

仰戴天恩恭陳末議以隆至治疏　　馮成能

恭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　聖德含宏虛懷延納中
外進言者悉荷兼容此誠尭舜翕受敷施之量四海
方切頌揚以為太平可指日待矣乃近日內閣傳奉
聖諭朕即位以来賴卿等輔弼近来科道等官不諳
事體本內敢屢次欺言是何意卿等詳處来說欽此
一時科道諸臣誠切驚疑茫然莫知所自皇皇若無
所容者待罪數日以来荷蒙　陛下天地之量曲
賜優容以此知　陛下本無厭言之心偶因一二言

者辭涉疎狂故發　綸音以為後警耳至德至仁臣等得於親承者誠感激無地但嚴切之　聖諭方傳播於群臣而容納之仁言未宣昭於天下恐千里之外四海臣民未知　聖意所在妄疑　陛下不樂直言而從此以言為諱大非所以彰　聖德而勸將來也臣至愚極陋屢進狂言屢蒙　採納感戴　天恩誠願以身狥國家者當此之際正言路通塞世道理亂之機故敢仰窺　聖意懇効愚忠惟　陛下垂聽焉臣聞君仁則臣直故必有不世之仁君而後有不阿之直士尤必有不阿之直士而益足以顯不世之仁君二者常相須而成也故漢書云明主不惡切諫

以傳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治功昭當時而芳聲
垂後世者用此道耳　陛下聖明御宇化理維新諸
臣際遇昌期各思靖獻是以數月以来章疏籍籍
陛下自一處觀之誠覺其煩然自諸臣人各懷忠者
尚猶以為少也但才識不同見聞亦異故或有激於
意氣涉於風聞而麤蹤影響誠如　聖諭所謂不諳
事體者臣等反身循省誠愧悚汗下仰服　聖明矣
若謂之有欺者則諸臣之所不敢也人臣之罪莫大
於欺諸臣志在效忠安敢有此孔子論事君曰勿欺
也而犯之然則犯者固所以為忠非所以為欺也苟
其心之不欺則無論其言之當否在兼蓄而並容即

其諳事體者行之不諳事體者置之在　聖明之決擇耳譬諸一身以耳目司見聞以一心為主宰固不可盡信耳目而即措之行然謂耳目之見聞有未善可也而遂疑耳目之欺我也寧有是哉天地之容物也非必鱗鳳也鷹鸇虎豹無不畜焉非必珠玉也蟠木礪石無不具焉君人者固效天而法地者也使非純良戇直並列于朝嘉言迂說並聞於上其何以示天地無所不容之量哉夫容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集罪一言之不當者則百當者離何者尚忠之士進不關人主喜怒退不顧一身安危者千百之一二也其次則上下無度是非利害並存於中係乎上之

所導耳故明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猶恐士之畏懦而不敢進若責而詰之則忠言日希而讒諂者至國是將日非美天下之患尤不可言者安可勿慮也昔唐太宗嘗責王珪溫彥博附上罔下而次日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固難朕夙夜庶幾於前聖昨責珪等痛自悔之公等勿因是而不進諫言是太宗始雖責之終則悔之又誘之使言其益廣聰明而成貞觀之治宜矣　陛下固將上法堯舜者何有於太宗前者之　諭因即太宗之責臣下者今豈無悔心導之使諫若太宗之諭玄齡者況今災變頻仍靈雨大水若大同之水雹遼東之火旗尤為大異者此

正側身修行下　詔求言之時也伏望　陛下法天地之無容師帝王之遐軌渙發　德音昭示天下凡朝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才之邪正仍許科道等官直言無隱廣開衆正之路大昭無我之公使天下曉然知前日之　諭乃一時有爲之言而非　陛下之本意直言骨鯁之風播行於廊廟而懷忠積學之士莫不興起而願行其志則忠言日聞　聖德日廣而合天下以成仁即唐虞熙皥之風復見於今日矣夫人君德莫大於改過明莫大於從諫自惟邪臣欲阻塞言路以自便巳私者則曰諫官彰君之過不知攻君之過者正所以彰君之美也不一察而惑之則

壅蔽之禍將無所不至矣惟　聖明其坐照焉臣愚
忠激切干冒　天威無任悚慄待罪之至

陳末議以重臺諫疏　王時舉

臣切惟糾正百僚察舉奸弊臺諫之職也凡人之情
恒欲諱已之過而已之所以處人者又孰肯盡言以
招尤也惟臺諫之職則發人之姦奪人之爵甚至律
人之罪咸任怨而不辭或機伏隱微事關利害雖身
冒艱危即抗言而無忌匪是者則有辱臺之罰此其
職宜然雖欲辭之而不可得矣使其持之不專而人
得以撓之任之不重而復有以禁之臣恐智巧之士
皆將緘默而苟容之矣非所以廣聽聞而防壅蔽也

臣猥以庸愚待罪諫末即臺諫之當重者係爲二事仰凟　天聽伏乞　勅下都察院再加詳議施行則憲體崇而言路開矣一懲報復以倡敢言之氣臣每見內而科道外而撫按凡有糾劾我　皇上必下之該部覆議者何哉蓋以言官之論列或出風聞人才之難得尤宜愛恤故必廣之咨訪考其素行可留則留可去則去公是公非自有定議未嘗專以言官之言爲然也故被劾之臣惟宜杜門省愆以聽　上命可也或心迹未明具疏自白可也若乃私逞胸臆摭拾浮詞徑欲罷斥言官其阻壞憲體也亦甚矣此風漸長臣恐言者之杜口橫議之紛紜而奸邪不得以

上聞也伏望　皇上軫念耳目重寄敢言為難今後
凡被劾官員希圖報復輒将言官指摘論劾罷斥者
查照律例重加究治庶諫臣不致構陷而奸邪知所
警懼矣伏乞　聖裁一重再劾以發未盡之奸臣查
得糾舉官員若已有　旨發落不許再劾盖以生殺
予奪悉聽　上命若　旨下而復劾之恐非肅将
明命之意其制固未嘗不美也但　皇上之所俞允
者乃與衆共定之者也初非有意必於其間也惟其
善而莫之違也固云美矣第恐佞巧之奸恃彌縫而
漏網狙詐之徒依城社而脫罪封疆之臣權覆敗以
為功有一於此其關係豈眇小哉苟盡諉之曰業已

有
旨而不敢再劾焉則奸愈長而弊愈滋矣非杜漸剪萌之道也伏望
皇上兼聽並觀取人為善凡各部覆奏事宜如有未盡之奸悉聽言官再劾則人無遺奸而忠悃得以悉輸矣伏乞
聖裁

皇明疏鈔卷之三十五終